

余思牧著



作家巴金

香港南國出版社出版

余思牧著



作家巴金

香港 中國出版社 印行

內 容 簡 介 本書是作者「現代作家研究論叢」之一。作者從生平、生活作風、創作實踐、藝術成就、文藝觀點等各方面評介了現代的偉大作家巴金，肯定了他的藝術成就、分析了他的文學創作的發展路向、指出了他的足為青年榜樣的言行。本書作者是個有高度文藝修養的作家，曾對巴金的生活經歷及創作經歷作過深刻的研究，此次寫作又獲得巴金的熱誠協助，故此本書是一本資料最新的，觀點較全面、較細緻地評介了巴金的著述。它非常值得讀者重視和歡迎。

作 家 巴 金 定價港幣十二元

著 者：余 思 牧

出 版 者：南 國 出 版 社

發 行 香港德輔道西292號A二樓

印 刷 者：聯 合 印 刷 文 具 公 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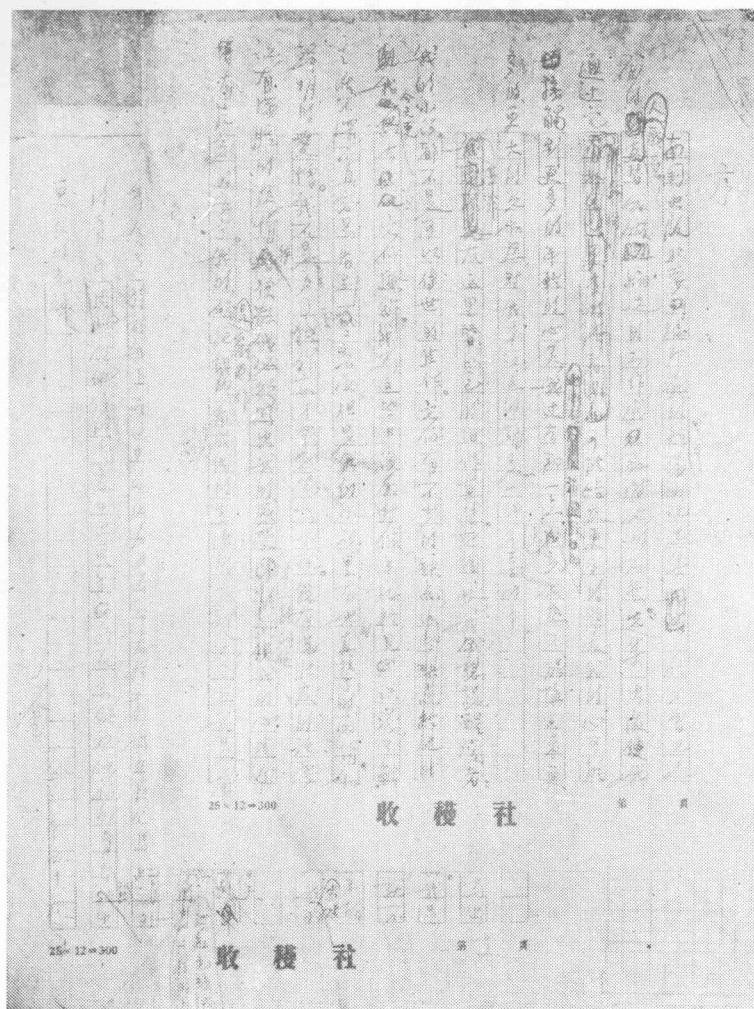
九龍上鄉道39號七樓A座

電 話：3 - 6 4 6 1 1 9

版 權 所 有 · 翻 印 必 究



巴 金



巴金手稿

目次

一 巴金的童年時代

籍貫和家世——在廣元生活的兩年間——反封建的又一表現——舊詩詞與新思想——六歲時回到成都去——一九一一年的兵變——反封建意識的產生——他的幾個先生——童年生活對他寫作的影響

二 巴金的家庭

——從「象牙監牢」到「甜蜜的家」——
老的家（祖父塑造的小王國）——愛（巴金思想的養育者）——楊嫂的事件——捉賭的事件——母親的死亡首先叫他認識到悲哀——父親的死亡引起家庭的變化——他需要更多的生活內容——巴金最早的文藝活動——他在苦悶和憤怒中摸索生活的道路——新的家（巴金一手建立起來的樂園）

三 從成都到上海，從上海到法國

跳出「私塾」去學英文——第一次到上海——他看到了軍閥的「傑作」——去國赴法途中——在法國的生活及學習情況——第二次到上海——和大哥的會面——大哥的自殺，巴

七

四

金的嘆息

四 抗日戰爭前後的巴金

一〇六

「九一八」事變以後——從南京回到上海——南來香港和廣州——北返上海的途中——這段日子裏的寫作生活——不留情地揭發日軍的罪行——又南來廣州編「烽火」——到武漢去看「大會戰」前夕的景象——西行入桂，貴陽結婚——「火」與「憩園」等的寫作

一〇七

五 巴金的為人

他愛國——他熱情、謙虛、重友誼——他勤懇、嚴肅、負責地對待工作——他名利心很淡薄——他堅決熱情地求進步

六 巴金的小說創作

一〇八

一、長篇、中篇小說——二、短篇小說——三、雜記和遊記——四、巴金的翻譯——滅亡——新生——愛情三部曲(霧、雨、電)——激流三部曲(家、春、秋)——憩園——火——寒夜——短篇小說的特點——愛的十字架——勿抗惡——某夫婦——簡單的結語

七 巴金的散文創作

一〇九

「海行雜記」、「旅途隨筆」、「旅途通訊」和「旅途雜記」——從「廢園外」看它的散與不散——從「生之懺悔」看它的樸素美——從「憶」、「短簡」和「懷念」看它的平淡而動人——反映神聖的抗戰，富於積極的意義——愛憎分明，讀者喜歡——序跋也

是很好的散文——簡短的結語

八 巴金的文藝思想

對「文藝的特質」及「文藝生活」的理解——認為文藝創作是思想、人格的表現——怎樣看待文藝的淵源問題及繼承問題——對創作方法的見解

後記

三二

三六

一 巴金的童年時代

巴金——中國著名作家，世界著名作家，現代文學中語言藝術的大師。從一九二七年他的第一部小說「滅亡」出版時算起，直到現在（一九六四年），他從事文藝活動已有三十八年的光輝歷史。三十多年來，他赤誠地、熱情地、勤懇地以富於感染力的筆觸，為讀者寫下了五百多萬字的長、中、短篇小說和散文。他一九四九年前的創作，已編成十四卷「巴金文集」出版。近十五年來，他的思想更高超，文筆更洗鍊了，他的讀者更衆多，聲譽更高隆了，十多本新的創作，像明珠，像寶石，像鮮花，像春雷，像烈火……，呈現在文壇上，使人喜愛，使人目迷，使人陶醉，使人驚覺，使人活躍。

籍貫和家世

巴金原名李堯棠，字芾甘。名字是取義自「詩經：小雅——甘棠」。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他誕生於四川成都的一個封建官宦之家。他的曾祖做過縣官，著有「醉墨山房僅存稿」一卷；他的祖父繼承他曾祖的家業，做了幾年官，退休下來成為財主，刊印過一冊「秋棠山館詩鈔」；他的父親叫李道河，也當過縣官，却不會做詩。他的母親姓陳，名叫淑芬，人如其名，是

個賢淑的舊式婦女。

成都是中國西部的第一大城，三國時的蜀漢就在這兒建過都。李白在它南門的萬里橋西邊，寫過「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倫送我情」的名句；杜甫晚年也在萬里橋側的百花潭那邊流花溪畔築草堂，過他一生中比較安樂的日子。它出產的錦緞，土名蜀錦，名馳中外；它的文化教育，也很發達。如今這名城出了個名作家，名作家誕生於名城，又是佳話。

成都雖然有着許多好名聲，但幾十年前，它也是四川盆地中的一個官僚、土財主聚居的城市，封建勢力很大：死的拖着活的，老的拖着少的，不讓社會發展，不讓年青的一代展翅高飛。巴金的家，正是一個典型的、扼殺新生一代的封建官宦之家。在這個家庭中，有將近二十個長輩，他們多半是前清的官員；有三十個以上的兄弟姐妹；有四五十個男女僕人。叔伯兄弟行中的老一輩，是靠父親或祖父的財產而過着奢侈、閒懶的生活；年青的一代爲了爭取合理幸福的生活、爭取婚姻自由和上學自由，却時時渴望衝出這種「象牙的監牢」。巴金長大後是勇於衝出這種「象牙的監牢」中的一個，他堅決地走上反叛封建制度的道路，因爲他少年時已在這「象牙的監牢」也似的封建家庭裏吃了不少苦頭，他痛恨它，很早就要反抗它。

在四歲之前，即是一九〇七年左右，巴金是在故鄉成都生活的；大約是一九〇七年的後半年，他纔離開了他的故鄉，隨家遷到川北的廣元縣去了。巴金在「最初的回憶」裏說：「四五歲光景我跟母親從成都到了廣元縣，這地方靠近陝西。父親在那裏做縣官。在我的模糊的記憶裏，「廣

元」二字比較顯明地時時現出來。」他在廣元縣住了二年半，纔又回到成都來。

廣元縣位於四川北部，據嘉陵江的上游。在它那兒，有來自劍門北部的蜀道，連峯插天，下臨深壑，是陝西入川的一個重要站頭。據說此地是唐代女皇帝武則天的故鄉，現在還有着她的祠廟，倒也是個不平凡的地方。南宋詩人汪元量的那首著名的「利州」詩，就是描寫它的：

雲棧遙遙馬不前，風吹紅樹帶青煙；

城因兵破慙歌舞，民爲官差失井田。

岩谷收羅追獵戶，江湖剝削及漁船；

酒邊父老猶能說：五十年前好四川。

汪元量所見的廣元（古稱利州），固然是個抽調壯丁，一直搜尋到山凹子裏的獵戶；壓榨稅錢，連江湖上的漁船也不能例外的壞地方，巴金童年時的廣元，實在好不了多少。那時候，老百姓在這個不平凡的古城，過的仍是很苦的、有冤無路訴的生活。巴金的父親是廣元縣的知縣大老爺，所以他有機會親見這一切。

在廣元生活的兩年間

巴金四、五歲的時候，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。那時，在興中會和同盟會的領導下發動起來的惠州起義、長沙起義、瀏陽起義，都失敗了，廣東新軍的譁變也失敗了。最後是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死難之役。辛亥革命的序幕揭開了，滿清封建皇朝不穩了，遠在邊鄙的四川也受到驚動了，不過它的影響一時還不顯著。巴金的那位被人稱做「青天大老爺」的父親，這時候仍然穿着「奇怪的衣服」在廣元縣縣衙的「二堂上」喝令打屁股。

怎樣打法呢？巴金見到的是：當他父親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審案時，公案下面的兩旁就站了幾個差人（公差），手裏拿着竹子做的板子：有寬的，那是大板；有窄的，那是小板子。

「大老爺坐堂！……」

這時往往是下午。巴金聽到這一類的喊聲時，知道他父親要審問案子了，就找個機會跑到二堂上去，在公案旁邊站着看。

他父親在上面問了許多話，這些話又公式化又無理，巴金却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問這些。

被問的人跪在下面，迫着一句一句地回答。有時候審的是一個人，有時候審的是好幾個人。他父親的面色漸漸變了，聲音也變了。

「你胡說！給我打！」他父親猛然把桌子一拍。
兩三個差人就把犯人按倒在地上，給他褪下褲子，露出屁股。一個人按住犯人，別的人在旁邊等待着。

「給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說！他這混賬東西不肯說實話！」

「青天大老爺，小人冤枉啊！」

「一五，一十，十五，二十……」

於是，兩個差役拿了小板子在左右兩邊打起來。那些被打的人爬在地上殺豬也似的叫起來。

「青天大老爺在上，小人真是冤枉啊！」

「胡說！你招不招？」

那些犯人往往依舊哭着喊冤枉。他們的屁股由白而紅，然後又變成了紫色。直到數了一百，差人纔停住了板子。他們報告道：

「稟大老爺，已經打到一百了。」

這時，犯人的屁股上流出了血，肉開始在爛了。然而，巴金的父親仍無動於衷地問：

「你招不招？」

「青天大老爺在上，小人無話可招啊！」

「你這東西真狡猾！不招，再打！——」

於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，直到犯人招出「實話」爲止。

招供後，被打的人就被差役牽了起來，給巴金的父親叩頭，或者自己說，或者由差役代說：

「給大老爺謝恩。」

挨了打還要叩頭謝恩，這個道理叫年幼的巴金想了許久都想不出所以來。但他總覺得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。

打屁股差不多是坐堂的一個不可少的條件。他父親坐在公案前面幾乎每次都要說幾次：「給我拉下去打！」

有時候他父親還使用了「跪擡盒」的刑罰：叫犯人跪在擡盒裏面，把犯人的兩隻手伸直穿進兩個槓杆眼裏，在腿彎裏再放上一根槓杆。有兩三次差人們還放了一盤鐵鍊在犯人的兩腿下面。

由黃變紅、由紅變青的犯人的臉色，從盤着辮子的頭髮上滴下來的汗珠，殺豬般的痛苦叫喊……，這些慘況使好事的但又善良的小孩子——巴金，難受極了。

犯人口裏依舊喊着：「冤枉！」

他父親的臉色十分陰沉，好像有許多黑雲堆在他的臉上。

「放了他吧！」

年幼的巴金在心裏請求着，却不敢說出口。他對這種酷刑不滿，但他無能爲力。這時候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悄悄地跑開。

年幼的巴金爲什麼總覺得事情不應該是這樣？爲什麼他會對這種酷刑不滿呢？原來他自小就受他的慈愛、賢淑的母親的影響。巴金的母親是個軟心腸的婦女，她經歷過不少逆境，在大家庭裏做媳婦時，得時常受氣。所以她富於同情心。她是巴金年幼時的世界的中心，也是他的第一位老師。她的軟心腸不同於從表面也能看出來的軟弱。她從不在兒子的面前淌過眼淚，或者說什麼悲傷的話。她給兒女看到的永遠是溫和的、帶着微笑的臉。所以，她纔以自己實際的言行叫年幼的巴金「認識」了「愛」，知道人間的溫暖，知道愛與被愛的幸福。巴金說：「因爲受到了愛，認識了愛，才知道把愛分給別人，才想對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。把我和這個社會聯起來的也正是這個愛字，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。」（見巴金：「我的幾個先生」）巴金母親傳授的愛的內容就是：「愛一切人，不管他們貧或富」；要「去幫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」；要「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僕婢，憐恤他們，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們高，動輒將他們打罵。」（見巴金：「短簡」）這種愛的思想，實質上就是樸素朦朧的人道主義思想。這思想是一枚珍貴的種子，埋進了幼年的巴金的心靈的沃土裏，不久就萌芽、茁長。當巴金見到眼前的現實與他的樸素朦朧的人道主義精神相抵觸時，他就覺得不應該，因而也就表示不滿意了。他雖然懼於他父親的威嚴不敢向父親提抗議，可是，他忍受不住時就把這件事對他母親講了。他說：「媽，爲什麼爹在坐堂的時候就和在家裏的時候完全不同呢？好像不是同一個人！」

在家裏的時候，他父親是很和善的。巴金不會看見他罵過誰。在衙門裏，他父親是冷酷的。

對於父親的兩面性，只有幾歲大的巴金，又如何能了解呢？

他母親聽了他的話溫和地笑了。她不以為意地說：「你是小孩子，你不應多管閒事。你以後不要再去看爹坐堂了。」

巴金並不聽母親的話，因為他的確愛管閒事。而且母親也不會解答他的問題。以後，他還是去看審案。然後，又回來懇求母親勸說父親別打人。母親終於重視了兒子的合理請求。

「你以後問案，可以少用刑。人家究竟也是父母養的。我昨晚看見『跪擻盒』，聽了犯人的叫聲，心都緊了，一晚上沒有睡好覺。你不覺得心裏難過嗎？」

一個上午，巴金聽到他母親在房裏溫和地對他父親這樣說話。

「我何嘗願意多用刑？不過那般犯人實在太狡猾，你不用刑，他們就不肯招。況且刑罰又不是我想出來的，若是不用刑，又未免太沒有縣官的樣子！」他父親這樣狡辯着。

「恐怕也會有屈打成招的事情。」母親說。

他父親沉吟了半晌，說：「大概不會有的，我定罪時也很仔細。」

接着，他父親又堅決地說了一句：「總之我決不殺一個人。」

他母親的話生了效，他父親施刑少了，後來的確沒有判過一個人的死罪。在他做縣官的兩年中間只發生了一件命案。這是一件謀財害命的案子，那犯人是一個樣貌漂亮的青年，他親手把一個同伴砍成了幾塊。他父親把案子懸着不判，不到多久，他們就回成都了。所以那個青年的結

局，巴金也不知道了。

這不能不說是巴金第一次在反對不合理事物上取得了勝利。

由「認識」愛到同情別人，巴金走了很好的第一步。這是他後日深厚的人道主義思想的根源之一，它教他在後來終於看不慣封建的家庭，大膽地去掙脫它的束縛，由「癡兒」變成反封建的大將。

就巴金本人來說，在廣元生活的兩年間，倒是很愉快的，因為在這裏他過着安定的生活，而每個人都愛他。

這兩年中間他只挨過一次打，那是因為祖父在成都做生日，家裏敬神，他不肯磕頭。

他母親用鞭子在旁邊威嚇他，也沒有用。結果他挨了一頓打，哭了一場，但是他始終沒有磕一個頭。這是他第一次挨母親的鞭子，也是他的另一個反封建的行爲。這行爲說明，他從小孩時候起就明顯地討厭封建禮節。而且這種厭惡之情在往後的日子裏還要繼續發展下去。

反封建的又一表現

叫他父親停止用酷刑、發誓不殺人，不是巴金童年時唯一的反封建表現。下面的事，就是其中的另一件：

在他五六歲的時候，他在他姐姐的房裏找到一本「烈女傳」。這是本插圖本，下欄是圖，上